

# 愿景政治视角下的 “欧洲主权”构想<sup>\*</sup>

曾向红 孟祥毅

**摘 要：**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内外交困的欧盟于2017年提出“欧洲主权”的政治话语，并以“地缘政治委员会”为组织载体，企图塑造作为统一的地缘政治行为体的欧盟力量，积极应对地缘政治的挑战与竞争，开启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愿景政治”。基于愿景政治的理论视角，“欧洲主权”构想的实施可被视为一种变革性的、面向未来的政治过程，其追求在与第三方合作时，或在必要时单独制定计划并付诸行动的能力，以及实施计划所需的政治和物质资源。“欧洲主权”凸显了欧盟在“对内权威”和“对外独立”两重维度的主权性诉求，激发了“超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两种理念的嵌套式融合。一个以“欧洲主权”为愿景的欧盟如能成功实现其预期目标，将很有可能对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变产生重要影响。不过，从短期来看，欧盟实现“欧洲主权”愿景面临诸多挑战。能否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增强欧盟的凝聚力和行动能力，将决定“欧洲主权”的愿景能否实现及其实现的程度。

**关键词：**欧盟； 欧洲主权； 愿景政治； 欧洲一体化； 大国博弈

**作者简介：**兰州大学 中亚研究所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教授 兰州 730000

兰州大学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本科生 兰州 730000

**中图分类号：**D8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71(2022)01-0004-22

---

<sup>\*</sup>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专项重大项目(项目号:21VGQ010)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项目编号:21lzujbkyjd002)的资助。感谢《德国研究》编辑部与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中肯修改建议。文中错漏之处均由作者负责。

## 前 言

众所周知,欧洲一直是国际关系及区域国别研究中的焦点。作为当今全球范围内合作化程度最高的超国家组织,欧盟在政策层面和理论层面都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欧洲一体化究竟路在何方,这不仅仅关乎欧洲人的未来,更关乎全人类的未来。欧盟的未来与康德的发问密不可分:人类是在不断朝着改善前进吗?<sup>①</sup> 本文的主旨在于通过梳理近年来欧盟和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出现的新变化,尤其关注“欧洲主权”愿景的开启,以阐释“欧洲主权”愿景的内涵与出现背景,并分析“欧洲主权”愿景的积极效用和潜在风险。为此,本文将使用“愿景政治”(the politics of aspiration)的理论<sup>②</sup>建立“欧洲主权”(European Sovereignty)的话语体系和分析框架,以此描述欧盟追求内部权威和外部独立的战略诉求的新表现,进而研判欧盟探索“欧洲主权”这一愿景政治对其发展前景的可能影响。

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欧洲主权”已经做了不少富有成果的研究,但现有研究也存在几点不足。<sup>③</sup> 第一,学界对于“欧洲主权”的讨论明显少于“战略自主”(Strategic Autonomy)<sup>④</sup>,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大部分研究者

---

① 康德于1797年撰写《重提这个问题:人类是在不断朝着改善前进吗?》一文,文中提到了人类未来的三种可能性,分别是倒退(道德的恐怖主义)、前进(幸福主义)和停顿(阿布德拉主义),并强调进步问题不是直接由经验就能解决的,然而预言中的人类史又必须联系到某些经验。参见[德]康德:《历史理性批评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49-167页。

② Martha Finnemore/Michelle Jurkovich, “The Politics of Aspir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64, No. 4, 2020, pp. 759-769.

③ 国外研究成果如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的“欧洲主权”专题,可见 <https://ecfr.eu/european-power/european-sovereignty/>; Ulrike Guérot, “The Difficult Relationship between European Sovereignty and European Democracy in Franco-German Discourse”, 2021, [https://www.iedonline.eu/download/2021/IED-Research-Paper-Guerot\\_2021.pdf](https://www.iedonline.eu/download/2021/IED-Research-Paper-Guerot_2021.pdf), 访问日期:2022-01-30; Stefano Stefanini, “The Case for Limited European Sovereignty”, 2021, <https://www.iedonline.eu/download/2021/IED-Research-Paper-Stefanini.pdf>, 访问日期:2022-01-30; 国内研究成果如金玲:《“主权欧洲”:欧盟向“硬实力”转型?》,载《国际问题研究》,2020年第1期,第67-88页;金玲:《“主权欧洲”、新冠疫情与中欧关系》,载《外交评论》,2020年第4期,第71-94页;贺之杲:《争论中的“欧洲主权”》,载《世界知识》,2021年第12期,第46-48页。

④ 关于欧盟“战略自主”的研究成果,如 Michael E. Smith, “Transatlantic Security Relations Since the European Security Strategy: What Role for the EU in Its Pursuit of Strategic Autonomy?”,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Vol. 40, No. 5, 2018, pp. 605-620; Pauli Järvenpää/Claudia Major/Sven Sakkov, “European Strategic Autonomy: Operationalising a Buzzword”, 2019-10-28, <https://icds.ee/en/european-strategic-autonomy-operationalising-a-buzzword/>, 访问日期:2022-01-30; Barbara Lippert/Nicolai von Ondarza/Volker Perthes (eds.), “European Strategic Autonomy: Actors, Issues, Conflicts of Interests”, 2019, [https://www.swp-berlin.org/publications/products/research\\_papers/2019RP04\\_lpt\\_orz\\_prt\\_web.pdf](https://www.swp-berlin.org/publications/products/research_papers/2019RP04_lpt_orz_prt_web.pdf), 访问日期:2022-01-30; 房乐宪、殷佳章:《欧盟的战略自主追求及其国际含义》,载《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11期,第57-63页;伍慧萍:《欧洲战略自主构想的缘起、内涵与实施路径》,载《德国研究》,2021年第3期,第23-45页;田德文:《欧盟战略自主的困境与出路》,载《当代世界》,2021年第12期,第36-40页。

认为“欧洲主权”概念本身就存在问题,认为主权应与民族国家而非欧盟相关联;<sup>①</sup>第二,学界对于“欧洲主权”与“战略自主”两个概念基本等同看待,因概念的混用模糊了两者的边界,而对于两者之间的异同缺乏说明;<sup>②</sup>第三,学界对于“欧洲主权”的内涵描述较多而概念界定不足,大部分研究将“欧洲主权”划分成经济主权、数字主权等议题领域,就具体领域展开具体论述,但并未对“欧洲主权”作整体性框架分析;<sup>③</sup>第四,学界对于“欧洲主权”的现实表现关注较多而对其影响及未来发展关注不足,对于“欧洲主权”愿景下的欧盟成员国合作举措与现状关注较多,但对“欧洲主权”之于欧盟的政治效用及潜在风险关注不足;第五,学界对于“欧洲主权”的现实论述较多而理论论述较少,欧盟始终徘徊于超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两种理念之间,但学界缺乏对于“欧洲主权”与这两种理念内在联系的论述,对于“欧洲主权”和传统国家主权的差异同样缺乏论述。

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现有研究进行丰富和补充。第一,本文认为,将“欧洲主权”与“国家主权”进行类比从而得出“欧洲主权”概念不成立的推导逻辑是有失偏颇的,“欧洲主权”追求的不是法律能力,而是实际能力,两者在诉求上的差异决定了“欧洲主权”和“国家主权”之间并不存在可类比性,这为本文建立“欧洲主权”的分析框架奠定了基础;第二,本文对“欧洲主权”与“战略自主”进行严格区分,“欧洲主权”的内涵比“战略自主”更加丰富,“战略自主”指向“欧洲主权”的第二重维度,即追求欧盟的“对外独立性”,以实现外部战略自主,尤其指自主于美国,从而厘清两者的边界;第三,本文对于“欧洲主权”采用“维度拆分”而非“领域划

---

① 大部分学者认为,“欧洲主权”的概念充满矛盾,因为主权是国家特有的属性,而欧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参见 Antoine Bailleux, “The Two Faces of European Sovereignty”, *European Papers*, Vol. 5, No. 1, 2020, pp. 303 – 306; Maxime Lefebvre, “Europe as a Power, European Sovereignty, Strategic Autonomy: a Debate that is Moving Towards an Assertive Europe”, 2021 – 01 – 02, <https://www.robertschuman.eu/en/doc/questions-d-europe/qe-582-en.pdf>, 访问日期:2022 – 01 – 30。

② 有学者认为,“欧洲主权”和“战略自主”都是模糊的,可以互换使用。可见 Hans Kundnani, “European Sovereignty Without Strategic Autonomy”, 2021 – 01 – 19,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1/01/european-sovereignty-without-strategic-autonomy>, 访问日期:2022 – 01 – 30。

③ 马克·伦纳德和杰里米·夏皮罗将“欧洲主权”划分成卫生主权、经济主权、安全主权、数字主权和气候主权五个领域,可见 Mark Leonard/Jeremy Shapiro, “Sovereign Europe, Dangerous World: Five Agendas to Protect Europe’s Capacity to Act”, 2020 – 12 – 01, <https://ecfr.eu/publication/sovereign-europe-dangerous-world-five-agendas-to-protect-europes-capacity-to-act/>, 访问日期:2022 – 01 – 30; Mark Leonard/Jean Pisani-Ferry/Elina Ribakova (eds.), “Redefining Europe’s Economic Sovereignty”, [https://www.bruegel.org/wp-content/uploads/2019/06/PC-09\\_2019\\_final-1.pdf](https://www.bruegel.org/wp-content/uploads/2019/06/PC-09_2019_final-1.pdf), 访问日期:2022 – 01 – 30; Huw Roberts/Josh Cows/ Federico Casolari (eds.), “Safeguarding European Values with Digital Sovereignty: An Analysis of Statements and Policies”, <https://policyreview.info/pdf/policyreview-2021-3-1575.pdf>, 访问日期:2022 – 01 – 30; 忻华:《“欧洲经济主权与技术主权”的战略内涵分析》,载《欧洲研究》,2020年第4期,第1 – 30页; 余南平:《欧洲强化经济主权与全球价值链的重构》,载《欧洲研究》,2021年第1期,第75 – 101页。